

彭士奇与元代科举经义的著述和编选^{*}

张祝平

一、彭士奇生平及其科举活动

彭士奇是元代科举活动的参加者,他的著述以及科举活动与元代科举及元代“股体”作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关于他的生平却鲜见提及,朱彝尊提及“彭氏奇”《诗经主意》时止云:“按:奇,未详何时人,书载叶氏《蓁竹堂目录》。”^①

而元刘洸《建昌经历彭进士琦初》墓志铭则言:

余友彭君琦初以至顺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没于五羊官舍。……其季子镒跣足迎丧。逾年十一月庚午,奉枢葬于庐陵化仁乡印山新塘之原。请铭。余惟知琦初久莫如余,不得辞也。……延祐初元,仁宗皇帝诏天下以科举取士,士气复振,咸奋淬以明经为先,而琦初以四年魁乡贡,至治癸亥又贡,遂擢第,授南昌县丞。秩满。调建昌路经历。未两月,有诉吏役不均者,仇家共构陷,坐解职。参政耿公叹曰:“玉石俱焚,若此何以劝善。”会广选行,荐为广东盐官,居官数月以病终,享年六十有六。……僦居一室,图史萧然。独四方求文者满座。读书夜分,无毫末官宦意,故已仕而人信其能有守。平生教人倾竭不吝,校文江、广,见黜卷有可取者,必为抄录,曰:“吾恨不能尽收。”又建言欲于贡额外取士。故事不必尽达而人信其用心之广。其于学破猎万卷,诗文随意引笔不为棘艰。……遗稿可数十卷,有《理学意录》,有《闻见录》、《杜注参同》。初名庭琦,字士奇,自号冲所。既以士奇入仕,改字琦初。世居庐陵白珪,自宋太博齐后,分徙化仁乡福塘。曾祖文益。祖子深,学者称坦轩先生。父季庆,宋两与乡贡,国朝赠吉水州判官。曾祖妣胡氏。祖妣郭氏。妣刘氏,赠宜人。娶罗氏,赠宜人。三子,长镛。次铉,先卒。次镒。^②

据此可知:彭士奇(1266-1331),初名庭琦,字士奇,自号冲所。入仕后,以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宋元股体时文研究”(09YJA751049)阶段性成果。

^① 朱彝尊:《经义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② 刘洸:《桂隐文集》卷二。

字行,改字琦初。泰定元年(1314)考上进士,59岁任南昌县丞,后任建昌路经历,至顺二年死于广东盐官任上。彭士奇之先祖为宋太常博士彭齐,祖彭子深、父彭季庆皆为读书人,父亲在宋代还曾参加科试。由此可以确证彭士奇为元代人,可释朱彝尊“奇未详何时人”之疑。

彭士奇的科举活动主要有两段经历:

其一是他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康熙间编《江西通志》卷五十一《选举三》载:“至治三年癸亥乡试,彭士奇,庐陵人。……泰定元年甲子张益榜,彭士奇,庐陵人。”而雍正间编的《江西通志》卷五十一《选举三》则载:“延祐四年丁巳乡试,彭士奇,庐陵人。……至治三年癸亥乡试,彭士奇,庐陵人。……泰定元年甲子张益榜,彭士奇,庐陵人。……彭冲所,庐陵人。”雍正间《江西通志》编写者,不知“彭冲所”就是“彭士奇”,重复著录了。至于雍正《江西通志》比康熙《江西通志》多出彭士奇参加延祐四年丁巳乡试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元代科试记录元刘贞所辑元至正年余氏勤德堂刻本《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诗义》^①八卷系元代科举《诗经》科试卷选编,收录彭士奇的材料和试卷共有三次:

1.第二卷

延祐四年丁巳(公元1317)江西乡试试卷

试题: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商颂·玄鸟》)

第四名 彭士奇 吉安庐陵县人

2.第四卷

至治三年癸亥(1323)江西乡试试卷

试题: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周颂·维天之命》)

第五名 彭士奇

3.泰定元年甲子(1324)中书堂会试试卷

试题: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周颂·昊天有成命》)

第二十一名 江西 彭士奇

根据刘诩所作墓志铭载“而琦初以四年魁乡贡,至治癸亥又贡”,以及科试试卷可见彭士奇的确参加了延祐四年、至治三年两次乡试,并在泰定元年会试三甲第十名考上了进士。彭士奇参加并考中了两次乡试,这说是元代江南三省乡试中较普遍的现象。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之《元代乡试新探》一节中解释这一现象:“元代江南三省乡试中,还有个发人深思的现象:部分已经中举的人员往往会在下一次或后几次乡试中重新应试,再露锋芒,如延祐元年甲寅(1314)乡试中,江西行省第七名举子饶扑,后又在天历二年己巳(1329)考取本省第十三名。……这部分举子之所以重新应试,主要原因估计是对自己第一次乡试成绩不满意,通过重新应试的努力,他们多半如愿以偿,

^①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著录为: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诗义八卷,元刘贞辑,元刻明修本,十四行二十四字黑口左右双边。

在第二次乡试中提升了名次。这似乎在江南三省蔚然成风,反映了元后期恢复科举之后儒士们对乡试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按照有关典制,元代会试和廷试仅以前一年各地乡试300名中选者为候选对象,那些历次乡试中选而未被会试和廷试录取者,必须重新考取新的一次乡试,才能获得第二年参加会试和廷试的资格。”^①据今所见彭士奇的科举资料尚不能断定其参加两次乡试出于何因,姑且存疑。

其二是他担任考官的经历可考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泰定丙寅(1326)湖广乡试以县令身份担任考官,刘贞所辑《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诗义》详细记录了他对考生聂炳试卷的批语和自作的《冒子》:

第五卷

泰定丙寅(1326)湖广乡试试卷

试题 颢颢印印,如珪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大雅·卷阿》)

第十三名 聂炳韞夫武昌江夏县人

[考官彭县丞士奇批]:余以《诗》学两诣礼部,所见荆楚同经之士衰然,贡且第者数人。此来本房得卷近百,《书》卷四十,《诗》且半之,意可快睹杰作其间……此卷虽不尽合,盖铁中之铮铮者矣。

[考官彭县丞自作诗经冒子]:王者惟能备天下之德而后足以系天下之心。……要必如上章之得贤而后有是章之全德。

[彭县令自批云]:此题头绪最多,必如此说庶几包括题目方尽,而于朱子“四方以为纲”一意亦发明颇彻,故以一冒从明经者商之。士奇拜丰。

另一次担任江西乡试考官,见载于明解缙撰《伯中公传》,言伯中“天历己巳(公元1329)与弟蒙俱试,江西主事林兴祖欲举为首,彭士奇私于夏日孜,兴祖怒甚,捧两卷却立楹下,徐第为四、五,乃兄弟不失伦焉。”^②

他还热衷于指导后学参加科举考试,元代揭傒斯《刘福墓志铭》记载一个自幼热衷科举的人物刘福:“庐陵刘福,五岁好学,日记千言,不知有童子之乐。父母每怜之,十岁闻科举行,即大喜,忘昼夜,废寝食,蒐猎经史,旁人捷出,务为无所不知……,父母皆以为忧。乡先达刘岳申、彭士奇、罗曾深爱之,亦皆以为忧……泰定三年十有二月八日呕血死。”^③元代李祁撰《萧氏疇吟四叶序》云:“所谓《疇吟集》行于世者,则季韶雪崖翁之所作也。季韶之诗,如静得王先生、青山赵先生皆称道之。二先生号以诗鸣,则其所称道者必不苟矣。季韶之子公翰,公翰之子与敬皆深于诗者。与敬尝受《诗经》于冲所彭先生,故其温柔敦厚之教为有源委。至其子谦用所作尤清俊可爱。里人左起中集其四世诗名曰

①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06-607页。

②解缙:《文毅集》卷十一。

③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十三,《四部丛刊初编》景旧钞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嚏吟四叶》。”^①

从彭士奇参加元代的科试活动，可见他是元代科举的重要参加者和见证人。

二、彭士奇的著述和程文选的编辑及与宋、元、明经义的关系

(一) 彭士奇《诗经主意》

《文渊阁书目》卷一《地字号第二厨书目》，《诗》：“彭士奇《诗经主意》，一部一册。”明夏良胜撰《（正德）建昌府志》卷八《典籍》：“《诗经主意》，彭士奇著。”朱彝尊《经义考》一百十二《诗》十五：“彭氏奇《诗经主意》未见。按：奇，未详何时人，书载叶氏《菴竹堂书目》。”

关于彭士奇的著述，各家著录对彭士奇著《诗经主意》一书皆无疑问。《诗经主意》现已不存，但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在明代孙鼎所编选的《诗义集说》^②中，共计有249段。阮元《诗义集说四卷提要》云：

《诗义集说》四卷，明孙鼎撰。鼎字宜铉，庐陵人，永乐中领乡荐任松江教授，擢监察御史，提督南畿学政。是编凡四卷，盖采取《解颐》、《指要》、《发挥》、《矜式》等书，择其新义，汇为一编，仍分总论、章旨、节旨各类，展帙厘然，颇属精备，其中所引如彭士奇《诗经主意》、曹居贞《诗义发挥》，朱彝尊则云未见，谢升孙《诗义断法》则云已佚。考之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知是书成于正统十二年。《经义考》曾列此书而注云：“未见”，此则从原刻影钞，惜其序文已佚耳。^③

彭士奇之著述除《诗经主意》外，据元刘诜《建昌经历彭进士琦初》墓志铭所言“遗稿可数十卷，有《理学意录》，有《闻见录》、《杜注参同》。”现存还有（元）佚名所编《元赋青云梯》（清嘉庆宛委别藏本）卷上收入的彭士奇《泰阶六符赋》。阮元《元赋青云梯三卷提要》云：“无编纂姓氏，从元人墨迹影写。上卷录赋三十六篇，中卷录赋三十九篇，下卷录赋三十六篇，凡一百十一篇。盖当时应试之士选录以作程式者。”^④可见也是从科试古赋类试卷所选。

(二) 彭士奇所编辑科试程文选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元代欧阳玄《圭斋文集》中的《彭功远先世手泽》一文：

先参政冀公，曩善庐陵彭君士楚。先公上庠高选，虽治《春秋》，能通

①李祁：《云阳集》卷四。

②《诗义集说》现存版本主要有两种：一是《新编诗义集说》四卷，明孙鼎辑，明抄本，藏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二是清阮元据明抄本影印的明孙鼎辑《诗义集说》四卷，收在《宛委别藏》第六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③阮元：《擘经室集外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④阮元：《擘经室集外集》卷五。

诸经,忍见前代时文散逸,每属士楚收拾,士楚至则捆载充牣。先公暇日,乱紬而泛阅之,择其尤者别汇为帙。士楚亦能朗诵先世《诗》义,宾至迭论。玄兄弟漫不及省,先公勗之曰:“黄册子会有行世时,儿曹毋忽也。”先公薨之七年,科举兴。玄首擢第,追忆先训。泰定甲子彭公冲所,以《诗经》擢进士,为士楚从弟,于是其家学益振。他日,冲所子功远来京师,袖其曾祖坦轩、祖碧野二先生及一门诸父旧业程文,盖冲所题识手泽,谒余求一言,是盖吾先公平日之所购求,而士楚之所乐诵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在兹乎?俯仰四十余年,科目废而熠兴,兴而歟废,今明诏复饬中书举行。玄叨尘从臣,初议阙下,力赞其成,又适秉笔代言,播告海内矣。会将见程文复盛当世,喜而志于斯。^①

此文还被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九《圭斋题彭氏程文》条引用,叶盛所见欧阳玄之文,系其手书,与收入《圭斋文集》的文字略有差异。叶盛跋云:“予性颇不喜场屋程文,异时所作《四书》经义亦不多,惟《书经》大小题俱有破题,又有删节王漳南《书》义一帙,此外惟论十数通、表二十馀道耳。乙丑叨第后,即为人持去,无一存者,迄今亦不留意。偶见欧阳圭斋所题彭氏一经,乃知前辈之于程文,其不轻乃尔。徐图访得,以示儿辈。”^②这则史料对了解宋、元科举经义时文的编辑以及明代八股文形成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首先欧阳玄是延祐元年(1314)元仁宗开科取士的首科参加者,延祐二年(1315)取中进士第三名,为官40余年,先后六入翰林,两为祭酒,两任主考,是元代科举的实施者和见证人。其父欧阳龙生(1252—1308)浏阳人,字成叔,宋季从醴陵田氏受《春秋三传》,试国学,以春秋中第。世祖至元中,侍父还浏阳,左丞崔斌台之,以亲老辞。后荐为文靖书院山长,迁道州路教授卒。后至元四年被追赠中奉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冀郡公。彭士楚是彭士奇的堂兄,能诵先世《诗》义,帮助欧阳龙生收集宋代时文。彭士奇对彭氏一门旧业程文进行了抄录和编辑,其中有其祖父彭子深(坦轩先生)、其父彭季庆(碧野先生,宋咸淳三年曾考中解元^③)及家族其他人的程文,成为“彭氏世科之左券”。彭士奇去世后其子彭功远携此科试程文集找至欧阳玄,欧阳玄为其写下了这段话。明叶盛“偶见欧阳圭斋所题彭氏一经,乃知前辈之于程文,其不轻乃尔。徐图访得,以示儿辈”,使其成为教子之书。关于叶盛此段文字的撰写时间,我们可做以下推断:同为卷九的第五则《东里抑庵春帖》叶盛云“前年过泰和,谒杨尚宝叔简、王抑庵尚书。”王抑庵即吏部尚书王直。《水东日记》卷十四《王抑庵绝句》云:

王抑庵先生还政归泰和日,有《叹落花》一首:“最爱东园桃李花,可堪飘荡委泥沙。人生荣谢皆如此,不用临流起叹嗟。”《春雪》一首:“东风

①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四,《四部丛刊初编》景明成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②叶盛撰,魏中平校点:《水东日记》卷九,中华书局,1980年。

③《江西通志》卷五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万树发青条,信宿都随雪色雕。惟有前林松与柏,依然苍翠拂云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欤!

王直与于谦等人力扶景泰帝即位,景泰帝力主派使臣迎英宗回北京,王直于是在景泰二年七月乞休归故里泰和,叶盛曾去泰和谒见王直,可以推断叶盛写《东里抑庵春帖》是在景泰四年前后。《水东日记》虽然不是严格按日记体注明写作日期时间,但也应是按时间顺序写作并分卷的,因此同为卷九、并排在卷首的《圭斋题彭氏程文》也应写于景泰四年前后。也就是说叶盛得到彭士奇所编宋元程文并且重视程文应在景泰四年前后。

明末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著录:“《四书程文》二十九卷、《易经程文》六卷、《书经程文》六卷、《诗经程文》六卷、《春秋程文》二十二卷、《礼记程文》十卷、《论程文》十卷、《策程文》缺卷,右八种见叶盛《菟竹堂书目》,皆明初场屋试士之文。”关于叶盛编成于成化七年的《菟竹堂书目》学界存在着真本和伪本的争议,而在制举部分是否有这八种程文就是辨别伪本的标志之一。张雷先生曾说:

编成于清初的《千顷堂书目》中著录《菟竹堂书目》六卷,是真本。《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制举类有《四书程文》等八种,注云:“右八种见叶盛《菟竹堂书目》。”伪本无之。说明黄虞稷所见的是真本。^①

陈伟军先生针对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这段话进一步指出:

这段资料说明:真本《菟竹堂书目》著录图书以“卷”为单位,而伪本用的完全是“册”;真本还著录科举时代的“程文”,即通常所说的八股文,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菟竹堂书目》还著录叶盛“其家所刊及自著书”,伪本则没有这方面的记载。^②

至于说叶盛书目中的八种程文是明初的还是包括宋元的,如结合叶盛《水东日记》所云,彭士奇所编宋元旧业程文应当包括在八种程文之内的。叶盛成化三年入为礼部右侍郎,太学生张用光向他极力推荐后来成为明代八股文大师的王鏊,叶盛遂荐于礼部,奖励备至,使鏊名盛一时。其间对王鏊的科试教导也是必不可少的。由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彭士奇等人所编科举程文及在明代的应用,反映了宋、元经义对明代八股文形成的影响。

彭士奇是元代“股体”时文的倡导者和典型的代表人物,如将其《诗经》经义试卷和对他人《诗经》试卷的批语,以及他在其《诗经主意》中所提倡的“股体”作义这三者结合起来,就能从考试实际、评判标准、作义理论完整系统地考察研究元代“股体”时文的发展实况。

作者工作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①张雷:《〈菟竹堂书目〉的真本和伪本》,《江苏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3期。

②陈伟军:《〈菟竹堂书目〉的伪本》,《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23日。